

祖国铜墙





祖 国 铜 墙

〔越南南方〕黃良瑜 英詩等著

岳 胜 等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GIỮ ĐƯỜNG ĐỘC ĐẠO
Tập truyện chiến đấu Miền nam

Nhà xuất bản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封面木刻：叶然

祖国铜墙

书号1850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号)

字数120,000 开本 76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frac{7}{16}$ 插页1

1965年6月北京第1版 196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15000册 定价(2)0.40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出版者說明

正当整个北方在“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报答南方亲骨肉”这一情深誼重的口号鼓舞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竞赛运动的时候，我們很高兴地收到了从南方寄来的这本故事集——《祖国銅牆》，其中选輯了南越解放軍某些单位，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为了庆祝南方民族解放陣綫成立紀念日，而写作的許多战斗故事。

例如，第五战区解放軍某单位，发动全体指战員，把九年以来，自己在参加建立基层組織，打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动派的斗争中经历的最激动最难忘的事迹，口述或笔录出来。这次运动虽然为时不长，却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大家一致认为那是一次生动活泼、有很大教育意义的政治运动。这次运动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績，一方面，是由于指战員們几乎都爱好文艺，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們亲身经历过极其艰苦而又气壮山河的战斗岁月，亲身感受到英勇不屈的南方同胞的亲切爱护。这次回忆运动一开始，就提出了明确的内容——回忆解放軍战士的优良传统和优秀品质，回忆在各个战斗崗位上創造了英雄業績的普通人，回忆那些继承了一代又一代的光荣革命传统的人們，記下他們的事迹，并向他們学习。因此，在复述和記錄这些战斗故事的同时，也就进一步燃起了人們敌愾同仇的憤怒烈火，激发了他們的爱国精神和杀敌决心，促使

他們在明天为本单位、为地方、为祖国，立下更多的新的功勛。

另一方面，这个单位在开展这个运动时，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例如：休整時間很短，需要集中力量整頓兵力，准备繼續战斗，大多数人文化水平低（只有十多个人上过五、六年級，其余都只有一、二年級的程度），缺乏文艺創作的基本知識，工作繁忙等等。但是，由于每一个人都深刻地了解这个运动的意义，認識到自己的政治責任，因此同心协力，互相帮助，終于写出了这些洋溢着对人民、对地方的爱，充滿了仇恨敌人，渴望解放半个祖国、实现南北統一的强烈感情的真实而生动的故事。

《祖国銅墙》原来共收战斗故事三十二篇。这些故事都是由曾經在各戰場上参加战斗的人員回忆、采訪，互相补充，写成完整的材料，然后从中挑选出主要的情节、典型的事件和人物，最后由一、两位同志执笔完成的。这些故事都写得气势磅礴，光輝逼人。現在，我們从这三十二篇中精选出十三篇，试图从多方面来反映各个戰場上的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描繪出战斗在祖国第一綫上的越南人民的丰功伟績，使讀者在讀完这本书后，能清楚地看到許多崇高的典型人物的形象。

这本战斗故事集是从前綫寄来的，又是参加过战斗、現在还在战斗的指战員們亲自写作的。在我們热烈紀念“七·二〇”^①的日子里，这本书对于我們半个国家的讀者來說，无疑是一件十分珍貴的礼物。

①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日是簽訂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內瓦協議的十周年紀念日。

我們认为,这部战斗故事集的产生,是解放军某些单位运用正确的文艺观点并正确地执行了群众路綫所取得的成果。

我們能够把解放军战士們創作的这本战斗故事集推荐给远近的讀者,感到万分地自豪和兴奋。

越南人民軍出版社

1964年7月

目 次

刀痕	黃良瑜 英 詩 (1)
德柏村的故事	黎 毕 (10)
排长阮文高	蔡 杰 (27)
交通員的釣魚絲	俊 梅 邓 河 (38)
一个伤員的日記	丁 勇 (50)
坚守交通孔道	玉 岭 (70)
奠玉七勇士	丁 勇 (81)
伊华	文 清 (100)
炸毁 T 桥	阮韶南 (110)
七娘	英 金 (123)
力量	罗 娥 (137)
种寺之夜	灵 峰 (151)
巨流	英 金 (161)

刀 痕

黃良瑜 英 詩

我患了重瘡疾，到 X 医疗所去診治。离我的病床不远、紧挨高脚屋牆根的一张病床上，躺着一位得連族大姐，这位大姐身体魁梧健壮，面孔却很清秀。她有一双烏亮的眼睛和一脸溫厚的笑容。她非常爱笑。誰要是和她談起什么事儿，她总是嫣然一笑。从她那副模样和那张面龐，不难看出她是一位有了孩子、年近三十的妇女。尽管如此，她还显得很年輕漂亮。她的手腕包扎了洁白的綑帶。我問她是什么时候被美吳集团的炸弹炸伤的，她只是摇摇头微笑說：

“不是的，是被我丈夫的弯刀劈伤的，伤口快好了。革命的药真灵，我快能出院下地干活了。”

我听了有点愕然。原来她不是我所想像的受了伤的游击队员，而是由于和丈夫鬧别扭受伤的。我正打算把話題扯开，她却早已迈步走向溪畔，边走边唱道：

……斗争的道路是艰难的历程

为了革命，献出赤胆忠心……

她用京族語唱，咬字不很清，但是嗓音却婉轉动听。那歌声有如溪流的潺潺声，和松叶的沙沙吟唱。

我隔壁病床上的一位病友大概猜到了我的心思，或許为

了某种原因，便脫口說道：“咱們西原地区的同胞真正是英雄。”

接着，他便郑重地給我叙述了这位得連族妇女——L姐的故事。他好像想尽情傾訴自己对这位得連族妇女和整个西原地区同胞的敬爱，因此吃力地寻找最美好的言詞来充分表达他所知道的关于L姐的事情。正因为这样，当我握起笔杆写这篇故事时，我感到实在无能为力。我只希望讀者能怀着对西原地区同胞的深厚感情来体会这个故事，并寬恕我这幼稚的文笔。

达博村坐落在一座高山頂上，离吳庭艳伪軍的据点約有三公里。虽說有三公里的山路那么远，其实村里的鳥鳴声，据点的伪軍側耳傾听也能听得見。达博村向来以富饒著称。一座座温暖的高脚屋坐落在一片片香蕉园里，瓜棚下垂着沉甸甸的佛手瓜。一群群炫耀着光彩夺目的羽毛的閩鸡钻进母鸡群里，和它們爭啄撒在地上的玉米粒。几口母猪慢騰騰地从高屋底下走出来覓食，两排乳头拖到地上。跟在母猪后面跑的一群群猪仔哼哼嘰嘰地直叫。然而，自从敌人进村修建据点以来，达博村的乡亲们就再也无法安居乐业了。据点的伪軍說什么“国家”軍^①来这里是为了消灭那杀人搶劫、强奸妇女、剖小孩肚子的“越共”。又說什么“越共”就像森林里渾身长长毛的猿猴，凶得像风蟒。

L姐不相信这帮人的鬼話。她从来没有見過“越共”，却亲眼看見“国家”軍几年来闖进村里騷扰的事实。他們不是发动“控共”、拉伕抓丁，便是到处搶劫、欺压百姓。不仅是L姐，

① 吳庭艳自称他們的軍队为“国家”軍。

达博村所有的乡亲们都不信他們的話。他們不許得連族和耶族和睦相愛，也不让京族与尙族^①彼此往来。他們說得連族是“山里的蛮夷”。因此，从老年人直到小娃娃都痛恨他們。

敌人經常闖进达博村来搜索。他們一进村，就簡直像凶鷹惡魔一样，見什么搶什么。鸡、鴨、蛋、蜂蜜、猪、糯米、瓜果，甚至連姑娘都被他們拉走。开头，他們还拿些紅色、藍色的絲綫算是交換，偶尔也付一点錢。后来，他們没有什么好換，又沒有錢了，于是就要起賒購的花招，也就是說公然地进行搶劫了。从据点的伪軍头子直到一般伪軍都是賒購能手，乡亲们認清了他們是什么貨色，也学得聰明起来，但不卖給他們又不行。只要他們吹一声口哨，眯縫着眼甩一甩那腰上挂的枪，就只好忍痛把东西白白送給他們，就是气得肺都要炸开，也不能對他們怎么样。但願老天爷霹靂一声把前面那个据点轰击掉吧！

芒伦村有个阿李，全郡的老百姓沒有一个人不知道他。阿李因为恨透了“国家”軍，亲手刺死过几个伪軍。最后被他們剖腹挖肝、梟首示众，連芒伦村也整个儿被燒光。得連族和耶族人都很愛戴阿李，唉堤族和嘉萊族人也很愛戴他。大家把他看做是群鳥之首，但他只是独自飞翔，还没有群鳥結伴。

敌人說阿李也是“越共”。原来，只要是仇恨“国家”軍的人，就被說成是“越共”。于是全达博村，甚至連达格多村的村民也都成了“越共”了。

L姐并不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如果說阿李也是“越共”，那么“越共”可真是好得很了。这一天，村里的一位老大爷向她說：

① 京族是越南主要的民族，尙族是越南各少数民族的統称。

“达格保和达龙那里的人民都起来革命了。‘国家’军尽說‘越共’不好；其实，‘越共’才是革命者。他們帮助老百姓认清必須团结起来抗击吳庭艳集团，保卫祖国。”

老大爷又說，革命者也同咱們尙族同胞一样围着遮羞布烧荒耕作，也一样缺盐。从此，老大爷就經常坐在龙堂^①的炉灶旁，把烟斗往柴火上敲一敲，便讲起故事来，从自己祖父母一辈的生活讲起，一直讲到抗战时期达博村村民怎样抗击法国鬼子。

L姐的丈夫叫阿K，他一向不爱說話，干起活来却壮得像头大象。阿K听了老大爷讲的故事后，变得更加沉默寡言。L姐看出来丈夫心头充滿了对据点里敌人的无限仇恨。

就在一个月以前，阿K家的水牛夜里吃草回来从据点走过时，被敌人开枪打死了。阿K到据点要求賠償，反被他們打了几記耳光。他們还說什么上边有命令，任何人不許在夜里出門，就連牛也不行！沒有把他关进监牢还算是便宜他呢。

阿K回到家里，把吳庭艳集团狠狠咒了一通，随即把上山用的弯刀磨得快快的。L姐深怕丈夫蛮干，劝他無論做什么事要先向長輩們請教。上年紀的人就像經年累月飽受风吹雨打的古树，从不畏惧风暴襲击。阿K只含糊答了一声，沒有說什么。

一个冬天的早晨……

朝阳慢慢爬上龙堂的窗口，照在酣睡的孩子們的眼睛上，喚醒了他們。院子外边，一棵棵树木都被朝阳鍍上了金色的光泽。在高大的松树林山坡上，薄紗般的晨雾仍旧低低地飘动，好像不肯飞散似的。

① 少数民族地区公共聚会的地方。

达博村的敌人已经好几天没有酒喝了。据点里的伪军头子带着两个卫兵闖进村里。L姐听见狗吠声，探头往外一瞧，正好看見这几个家伙摇头晃脑地走进大門。龙堂里还在睡梦中的孩子們被惊醒了，慌慌张张地拿起鋪盖拚命往家里跑。刚蹣跚学步的小孩，吓得放声大哭，在院子里东爬西爬。

据点里的那个伪军头子跟往常一样，走进龙堂就去找老大爷。看他那搖搖晃晃的模样，就知道他酒癮上来了。这家伙身軀高大，长着一副馬面似的长方脸，平日戴一頂血紅色的圓形鴨舌帽，人們老远就能认出他。他的酗酒和杀人不眨眼是出名的。当他端起酒碗的时候，簡直就像一头快要渴死的牛，咕嘟咕嘟地一飲而尽，还要漂亮的姑娘侍候他。他走进有女人的人家，就像发情的公牛，眼睛忽閃忽閃地，也不顾当地人民的风俗，就胡乱闖进人家的臥室，大声說笑。他出門时，身边总跟着两个伪军护卫。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間，他在这地区不知杀了多少京族及尙族人，欠下了多少血債。把人杀了之后，还要挖出心肝帶回去下酒，說是人肝要生吃才香甜。

L姐不願看見他那双公羊般的賊眼，等他走进了龙堂，才出来到水沟边淘米、洗菜。但是，这家伙的眼睛却在透过龙堂的壁縫窺視外面的一切。他起初隱隱約約看到一条蓝顏色的筒裙。等到他认出了这位身穿蓝靛色筒裙的女人就是他曾經几次挑逗而未能得逞的美貌的少妇L姐时，他便撇开那两个伪军，撒腿向水沟边奔来。

L姐正在专注地淘米，一点也沒有觉察。为了不让水濺湿衣服，L姐把筒裙往上面掖起，露出圓潤的腿肚。伪军头子站在L姐后边看得入了迷，只顧歪着脖子贊賞，不时咽一口貪饒的涎水。

“喂，亲爱的姑娘！”

L姐吃惊地转过身来，赶忙拉下筒裙，拿起菜篮。伪军头子凑近L姐，说了些下流话。L姐装作没听见，不去理他的胡言乱语。他身上散发的椰油味和火药的浓烈焦臭味，使L姐难受得直想呕吐。突然，那家伙伸手在L姐的脸颊上拧了一把。L姐把他的手打开，他乘机却又朝L姐的臀部拍了一下，格格地傻笑。L姐气得面色煞白，赶紧飞跑回家。那伪军头子咳嗽几声，两手颤抖着打开香烟盒，取出一支烟来点着。他还舍不得L姐，慢步地跟在她后头走着。

抱着小女儿站在高脚屋前的阿K看到刚才发生的情景，简直气炸了。这家伙不知欠了多少人的头，现在已经到了该用他自己的头来还债的时刻了。他任意侮辱本村的妇女，现在竟敢当着阿K的面调戏L姐。有好几次，阿K曾经想躲在路旁用毒箭射他，但看见他带着各种长短枪支和满腰的子弹，只好暂时按捺下怒气。枪可比阿K的箭射得远，打得响呀！

这时，L姐匆匆忙忙地爬上楼梯，一面向丈夫说：

“这样下去实在受不了，把他干掉算了。”

阿K没有说什么，气得两眼直冒火。正当这时候，那家伙也气喘吁吁地爬上了高脚屋。他傲慢地向阿K抬了抬下巴，问道：

“没有下地呀？”

阿K心里想：“这畜生要我下地，他好戏弄我的妻子，妈的！”伪军头子肩上倒挂着一支三八式步枪，乌黑的枪膛朝着地面，翻起眼睛往屋里扫视一番，又把两只贼眼紧紧盯着L姐丰满的身体。L姐窘得满脸通红。那家伙却像旁边没有阿K似的继续调戏L姐。L姐气愤地怒斥了他几句，但是他

不懂得連族語，还是嬉皮笑脸，露出一嘴亮晃晃的金牙。L姐望着丈夫，似乎在催促他把那家伙干掉。她恼怒地想往臥室里躲，那家伙仍然糾纏不放。L姐說：

“这是我的臥室，你不能进去。”

伪軍头子拍拍L姐的肩膀說：“熟人嘛！我进去瞧瞧房里有沒有窩藏‘越共’？”

L姐看見丈夫倏地站了起来，嘴唇紧閉，两手直发顫。L姐自己也气得肺都要炸了，但是她猛然想出了个主意，便勉强笑着对伪軍头子說：

“你到厨房里去，我唱歌給你听。”

那家伙十分高兴，笑得眯縫着眼。L姐对丈夫說了几句伪軍头子听不懂的得連族話。那家伙看見阿K在屋里来回走着像寻找什么东西，以为L姐准是叫丈夫去干活，便得意地点点头，挨着L姐坐下。L姐不知从哪里产生了一种神奇的力量，猛一下伸出胳膊，紧紧抱住那家伙的脖子，一面高声喊她的丈夫。那家伙还以为L姐是在逗他，便哈哈大笑。阿K忙从墙上拔出弯刀，紧握在手里，朝伪軍头子的脖子上砍下去，因为砍得过于仓促，鋒利的弯刀劈在脖子旁的枪托上，砍伤了L姐的手腕，顿时鮮血直冒。伪軍头子这才醒悟过来，拚命掙扎着想摆脱L姐的胳膊，但L姐咬紧牙关，使劲扳住他的脖子，一下子把他压得臥在地下。阿K第一刀沒有砍中，面色蒼白。骑上了虎背，要下来是不行的。他举起弯刀，一連朝那肥胖的脖子砍了几刀，直到这坏蛋的头跟喉头只連着一层皮才住手。这时L姐感到一陣眼花，松开了手。看到自己的手腕被弯刀砍得見到骨头，便昏迷了过去。

村民們听到嘈嚷声，蜂拥赶来。正在龙堂附近逛蕩的那两个卫兵，也惊慌失措地跑来了。乡亲们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后，便呼喊着手去追捕那两个伪军。两个伪军见势不妙，连忙钻进一条小巷，扔出一颗手榴弹。手榴弹在院子里乱滚，村里一位抗战时期当过游击队员的老大爷，立刻捡起来扔了回去。轰！一声巨响震动了整个高脚屋，两个伪军失魂落魄，瘸腿跛脚，狼狈地逃回据点去了。

这件事轰动了一向平静的达博村。

“干脆把他们统统杀光！”

“咱们达博村什么也不怕，多挖几个陷阱，多安几个尖桩跟‘国家’军拚。”

许多人七嘴八舌地这么說，但村里的老大爷却摇摇头表示不同意。老人家吩咐，让年老的和小孩子先带着财物、鸡、猪和牛躲到森林里去，又叫年轻人准备好标、弯刀、弓弩，挖好陷阱，随时防备敌人来侵犯。要知道敌人不会不来报复，以前芒伦村就因为沒有预先防备，才遭到了敌人搶劫和烧杀。

当天下午，果然有一群敌人冲进达博村来。但是村里一片死寂。敌人匆匆忙忙地收拾了伪军头子的尸体，垂头丧气地回去了。这时，阿K和村里一群年轻人手上拿着弓弩，早就埋伏在山坡地四周，但是沒有老大爷的命令，谁也不敢射箭。

那天夜里，龙堂里点起了松枝火把，老大爷对大家說：

“咱们必須离开这个村子。这里是不能住了。咱们要去建立另一个达博村，請革命者来教咱们打‘国家’军的办法。看这样子是非打不可了。憋一肚子气实在受不了。”

全体村民連夜把牲口、家具、物品都轉移完了，老大爷拿起火把点燃了龙堂，大伙也亲手烧掉自己的房子。据点里的敌人惊慌地用迫击炮向有火光的地方轰击。炮弹声和竹子爆裂声响彻整个西原地区的山林。

西原人民的心和烈火一起熊熊地燃烧起来。达博村火光冲天，但新的达博村却无比强大地在别的密林里建立起来。他們遇見了革命干部，L姐被送到这遙远的医疗所来治伤。

我听完了病友叙述的这段故事，不由得感到L姐更健美了。她的外貌和心灵一样美。我很自然地产生一个疑問，L姐看来那样温厚，那样爱笑，却怎么有勇气去扳住伪軍头子的脖子，让丈夫揮刀砍杀，而且当第一刀砍失手之后，还仍然不松手？我这样問她，她微笑着回答：

“当然痛呀！我們妇女尤其怕見血。但那时候假如松了手，他就会拿枪打死我們夫妇俩和我們的孩子，打死全达博村的老百姓。所以他的头沒有落地，我就决不松手。”

故事发生至今已經两年了。但是我一直記着L姐那句言簡意賅的話：“他的头沒有落地，我就决不松手。”这岂不是我們不屈的南方同胞、我們英雄的越南的全体人民鋼铁般的誓言嗎？

岳 胜 譯

德柏村的故事

黎 毕

各家的火早都烧紅了，高脚屋下层的家畜也早都睡着了，只剩下几头水牛还醒着，一面呼呼地喘气，一面用尾巴拍打蚊子。屋后园子里，螢火虫閃着点点亮光；梯田上不时传来莽鶯鳥的啼声，从德柏溪流那永不疲倦的潺潺水声中，人們还可以辨别出从水槽里淌落到地面的淅淅瀝瀝的滴水声。

柏勒正坐在外屋灶旁的地板上削箭头。信大爷在一旁也許坐得腰痠了，已經仰臥在用毛竹叶子編成的席子上。他叼着烟袋，不停地噴出烟来，一面漫无目的地向天棚呆望。柏勒的妻子伊蒂正在里屋的灶旁給孩子烤一穗老玉米。

柏勒停住手中的活儿对信大爷說：

“今天我到德魯村想跟他們討三籮新谷种回来种，結果只給了我一籮。他們那边沒有种的地比咱这边还多着呢。最近又新开了老大一片，說是得两担谷种才够种。他們告訴我說那是給革命开的。‘革命’說要多开荒地，多养猪鸡，还說京族和尚族要团結起来一同打倒‘国家’兵。”

信大爷在一根木柴上磕磕烟袋，打断了他的話：

“可別信那几个京族人的話去乱搞。咱們尚族人就像鸡一样光会在地面上跑。京族人就像鴨子似的，在地上跑得不賴，在水里游得也挺好。咱們怎么能跟他們比呀。从前，他們还